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小说卷

弋舟 著

弋舟的小说

主编·马少青

副主编·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高凯 管卫中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弋舟 著

弋舟的小说

飞天出版传媒集团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弋舟的小说 / 弋舟著.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4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 马少青主编)

ISBN 978-7-5490-0602-1

I. ①弋… II. ①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59759号

出 版 人 | 王 奕

责任编辑 | 原彦平

装帧设计 | 弋 舟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大众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字 数 | 258千

印 张 | 10.75

版 次 |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 2014年4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0602-1

定 价 | 39.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

“一支文学劲旅”的文坛追梦



篆刻：翟万益

《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高洪波 连 辑

副 主 任 梁鸿鹰 雷 达 叶延滨 陈思和 阎晶明
高志凌 马少青 孙周秦 翟万益 杨建仁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青山 方忠义 卢 辉 刘 颀 陈歆耕
李建军 李东华 陆 梅 张清华 张立群
邵振国 柯肃成 郭 艳 高 凯 梁 辉
彭金山 程金城 路晓峰 谭五昌 管卫中
霍俊明 魏 珂

主 编 马少青

副 主 编 翟万益 杨建仁

执行主编 高 凯 管卫中

编 务 袁 静 李春玲 席晓辉 段 倩



弋舟，本名邹弋舟，祖籍江苏无锡。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被选刊转载并辑入年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二、三、四届黄河文学奖中短篇小说一等奖，第六、七届敦煌文艺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等。

开 卷

在中国，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到达第三十个年头，有“三十而立”的说法，意为一个人事业有成，可以立得住了。人如此，事物也是如此。屈指算来，成立于上世纪 1984 年 7 月 1 日甘肃省文学院的前身——甘肃省文联文学专业创作组，到今年已 30 岁了。

“三十而立”，对于甘肃省文学院来说，应该是一个充满自信的表白。而此前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以及这两套由第三届“小说八骏”和首届“诗歌八骏”16 位作家、诗人精品单行本组成的《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正是甘肃省文学院这一自信表白的有力注释。

本世纪初，也就是甘肃省文学院 20 岁的时候，以服务中青年作家为己任的甘肃省文学院，在全国文联和作协系统文学院中率先提出“拆除篱墙，开放办院”理念，强力推行集荣誉作家、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服务机制于一院的“一院三制”体制，搭建甘肃文学最高学术平台“甘肃文学论坛”，推动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打造甘肃文学文化创意品牌，建设精锐文学陇军队伍，一时风生水起，为文学界所关注。在此思路之下，2005 年 9 月 7 日，在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财政厅的给力支持下，甘肃省文学院与《上海文学》杂志、《文学报》两家文学媒体联手，成功地举办了“甘肃文学论坛小说八骏上海之旅”文学交流活动，在国内乃至国外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活动，堪称一次东西部文化交流的成功典范。美国发行

量最大的华语报纸《世界日报》，当年10月25日以《古有七剑下天山，今说八骏走上海》为题，分上下两篇的整版篇幅全程报道了中国文坛这一历史性的年度盛事。而中国社科院的《中国文坛纪事》《中国文情报告》等书也将其列为年度文坛大事。此后，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作家协会、浙江省作家协会、甘肃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等单位 and 《文学报》《文艺报》《当代作家》《飞天》《中国作家》《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潮》《西部》《上海文学》《诗江南》《大河》《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上海)等媒体阶段性的倾力支持之下，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文联、甘肃省财政厅和甘肃省文学院上下一心，扬鞭催马，相继又在2008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分别推出了两届“甘肃小说八骏”、一届“甘肃诗歌八骏”和一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四个方阵。这一历时10年交叉性的系列文学交流、推介活动，先后向全国推出40人次甘肃实力小说家、诗人和儿童文学作家，使“小说八骏”、“诗歌八骏”和“儿童文学八骏”成为中国文坛著名的文化创意品牌。其中，“甘肃小说八骏”被《文学报》在其创刊30周年和建国60周年之际评为“影响中国文坛的那些人”。而由此集合的“甘肃文学八骏”作家队伍，则被甘肃省委、省政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文化强省战略列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之“一支文学劲旅”，接力领跑文学陇军，可谓春风得意，成果丰硕。

在一个很物质的时代，文学有可能像一个民族的血液一样奔腾潜流，但绝对不会消失。这应该是一个铁的定律。在“甘肃文学八骏”还没有出现之前，有论者说甘肃文学已接近当代中国文学的临界点，那么“甘肃文学八骏”的奔腾而出，则标志着甘肃文学已驰越了这一困扰几代甘肃作家文学理想的精神焦虑。这一巨大的事业成果，显示

了甘肃文学在全省文化建设中的强大力量和重要位置。因此，我们可以自信地说，在 21 世纪初甘肃的文化进程中，文学一直活着，作家始终存在，并为甘肃乃至中国的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份积极的正能量。无需讳言，这应该是甘肃宣传文化战线和广大作家们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而由此相继推出的《天马横空——甘肃文学八骏图文志》和《文学陇军八骏金品典藏》丛书，则是甘肃上下、里外合力共同铸就这一辉煌的全景式图文大志和心灵读本，其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显而易见，必将为历史所珍藏。

骏者，良马也。出土于西凉大地的“铜奔马”，令人联想，显为中国的旅游标志，天下闻名，诉说着不尽的历史传奇。可以说，甘肃为骏马和天马的故乡。我们相信，寓意于此且代表着西部文学精神面貌和文化气质的“甘肃文学八骏”，必将在当代中国文学辽阔的原野上展开万马奔腾的壮丽画面，为复兴之路上的大梦中国谱写一支神采飞扬的天马畅想曲。

编 者

2014 年 3 月 5 日

完美主义者的悲凉和先锋者的慨然从容

张 楚

如果没有记错，我们第一次喝酒是 2010 年春。北方最艳丽的季节，弋舟在鲁迅文学院读书。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穿件灰色对襟中式上衣，丰神俊朗，看起来像位沉默的太极拳高手。一同前往的荣书买了两瓶牛栏山二锅头。我向来只喝啤酒。弋舟就拿了两个酒杯，不慌不忙倒了杯二锅头，又倒了杯燕京啤酒。那是顿多么让人难以忘怀的午餐。这个长相单薄、名唤弋舟的兰州人，跟我灌一杯啤酒，再跟荣书酌口白酒，或刚同荣书喝了口白酒，又向我颌首举起硕大的玻璃杯……这是个酒桌上不喜欢噪舌的人。他端起酒杯安然地看着你，然后一饮而尽。

那是荣书多年来唯一的一次醉酒，在鲁院漫长的午后昏睡成为他日后时常困惑的事件之一。以他平日的酒量断然不会如此轻易醉倒。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弋舟类似表演性质的喝酒方式让荣书，或是让在座的诸位都被催眠了……

那天晚上继续喝酒，隐约记得还有刘庆邦老师，建东、东篱、魏微、周晓枫等诸友。弋舟稳稳地坐在那里，目光清澈，气定神闲，丝毫没有晌午的醉意。他也不怎么说话，偶尔说一句，不枝不蔓，得体得很。

第二次喝酒是他鲁院毕业前夕，来我居住的县城看我。他抵达时

已是下午，我和荣书点的菜都凉了。荣书当然是迫不及待想见弋舟。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小说家老想跟弋舟好好比试一番。在他人生旅途中为数不多的北京之行让他懊悔不已。我记得那天弋舟很不在状态，半斤白酒下肚就满脸燥红，眼神隐隐有些呆滞。也许是无趣的旅途让他疲劳，甚而有点忧伤，在喝酒的某个空隙，他会久久凝视着你，仿佛在走神，又仿佛是妄图窥视你灵魂中最不经意的斑点。当一帮人晃荡着前往宾馆时，冬日的暖阳懒散地打在他眼皮上，竟让我有种莫名地感伤。我想，我们离这么远，也许，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了。

那天晚上，我们在“老家炖鱼”吃大锅炖黑鱼。弋舟似乎还没缓过劲，刚喝了杯啤酒就吐了。我劝他别喝了，他无所谓地摆摆手。他的动作有种大刀阔斧的决绝。我们只好再次把他的酒杯斟满。这时我发现，弋舟的身上有种无辜、甚至是安然的气质。他坐在那里，无欲无求的样子，仿佛一个混沌的婴儿在凝望着陌生庞杂的世界。他不知道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所以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也没有憧憬。

那次离别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再见过他，只是偶尔在QQ上，他喝醉了跟我神聊两句，然后午夜游神般消失不见。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醉醺醺地说在跟广东来的马拉喝酒。他的声音在电话里是那种播音员般的字正腔圆，在我听来，仿佛带着一丝兰州牛肉拉面的气味儿——而兰州在我的记忆中，就是由弋舟以及一帮像弋舟一样喜欢喝酒的艺术家勾勒而成。

多年前我偶然路经兰州，发现这座城市跟我想象中完全迥异。那是座属于火星的奇妙城市，每天黄昏都有大批退休的老人在黄河边唱秦腔，热闹得犹如熙攘的集市。而夜晚的酒吧，那些弹着吉他唱着民谣、发型奇特的歌手们，犹如一群深海里的鱼。这座城市粗粝、丰饶、怪异而迷人，像宫崎骏电影里的异域，魂魄与幽灵漫步，生者与

死者同眠。而所有门户网站上关于它的新闻都是负面的、惊悚的，充满了大卫·林奇电影里的疯狂和神经质的想象力：垃圾场发现若干煮熟的死婴；某村盗窃偷卖死者器官成风；新婚之夜新郎发觉新娘是男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我潜意识里，弋舟不属于这座城市。他高蹈优雅，迷惘又自知，老让我想起在江南杏花春雨里买醉的唐朝诗人。

是的，这个骨子里其实是诗人的小说家，他所有的作品都如是精粹，充斥着执拗的、形而上的思考与诘问。在读了诸多粗鄙的当代小说之后，读他的作品会让人对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仍保持了必要的敬意。他小说里的人物是荒世里最卑微的那撮：少年杀人犯、贪婪的娼妇、气味寡淡的思春老人、为男人吞噬巨款的银行女职员、第一次出卖他人的少年“犹太”……他们犹如身中魔咒的废人，连抗争都命中注定如此荒谬滑稽。

《谁是拉飞驰》里的单亲少年，杀了黑帮老大“拉飞驰”后，并没有如母亲希冀那般去寻找早已消失的父亲，而是莫名其妙地继续在街头闲逛，甚至去跟警察询问谁是“拉飞驰”，最后被一帮自称“拉飞驰”的人打劫杀死。这种怪诞的、神经质的行为在弋舟雅致的叙述过程中爆发出一种惊人的破坏力；《黄金》里的毛萍，对黄金有着病态的热爱，从一个懵懂纯洁的少女变成人尽可夫的荡妇，在堕落过程中她一直处于一种令人惧怕的自我麻痹中，仿佛她的灵魂被撒旦触摸后只剩下了那两个散发着光芒的汉字；《我主持圆通寺的一个下午》，则以回溯的方式解读了一个少年的性心理历程，与《锦瑟》里老人们的忏悔相较，这一篇的自我救赎更具真诚的意味……而近期的作品《等深》《而黑夜已至》中，弋舟将当代人的精神症候举重若轻地进行了解剖，手法之老辣、鞭挞之深刻，足以震撼我们日渐麻木的灵

魂——如若我们尚有灵魂。

读弋舟的小说，我既忌妒又哀伤。我完全不知道他将把人物带向何方，或隐约知道人物去何方，却不晓得以何种姿态摆渡。但无论他将畸零者逼迫向哪里，我都知道，绝不是那个叫“天堂”的神祇，而弋舟在小说里对小说技艺和小说语言近乎苛刻的追求和实验，既带有某种完美主义者的悲凉，也带有某种先锋者的慨然从容。我想，其实，这个叫弋舟的忧伤的小说家，是个真正骄傲的男人。

最近这几年中，常在各种场合见到弋舟。他仍是副安然的样子。我不知道他在兰州是否也如此？在日常的、庸常的生活场景中也保持着一份从容？也许，他在那个叫兰州的地方过得很安逸；也许，他在那个叫兰州的地方过得很糟糕。可无论怎样，我都盼望着下次来滦南时，他仍能不慌不忙斟杯白酒，再慢慢倒杯啤酒，然后抬起他诗人的头颅，用纯净的眼神扫我们一眼。什么都不说，犹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谶语，天生散发着先验主义的神秘、无妄与优雅。

目 录

作家印象 / 完美主义者的悲凉和先锋者的慨然从容 张 楚 001

凡心已炽 001

金枝夫人 039

年轻人 076

被赞美 114

天上的眼睛 171

我们的底牌 213

雪人为什么融化 251

隐疾 290

主要创作年表 326

传说每个女人
都有一朵花
不知名的某处
阴坡或阳坡
开了落了

间或的树
石头流水隔着
高高矮矮
就是她们一生的男人

——人邻《传说》

壹

说起来，阿莫认识黄郁明有很多年了。阿莫和他是大学里的同学。在活跃的大学时代里，他们都是不为人注目的角色。小草已经长到无边，毛毛虫都变成蝴蝶了，他们还是不知道第一步该怎么走，躲在角落里，俯仰由人。

黄郁明来自农村，这不是关键。黄郁明其貌不扬。这也不是关

键。关键的是，黄郁明因为这些劣势导致出荒唐——入学不到两个月，就因偷了宿舍里男生的外套而受了处分。其实那件外套十分一般，卡其色，条绒，坠着两只能放进《辞海》那么大的口袋。说是偷，也的确有些勉强，严苛了些，黄郁明不过是擅自在周末穿了一遭，外出逛了逛书店。这本来不算大事，可鬼使神差，黄郁明穿回来就不归还了，也许是不敢，当然也有不舍得，叠得很齐整的，压在了自己的箱底。这样性质就变了。曝光后带来的打击是空前的，黄郁明不但受了处分，而且一颗蠢蠢欲动着的心，也被致命地冷冻了，从此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相比之下，阿莫就要优越些。除了容貌平凡、脖子长了一些外，阿莫其实不比别人差着什么。她懵懵懂懂地读了十几年书，懵懵懂懂地进了大学，懵懂似乎就是阿莫的天性，于是懵懂就成了阿莫的习惯。阿莫从来不仔细分辨什么、感觉什么，脑筋的长度似乎只有“点到为止”那么长，从来不深入。可毕竟是大学那么一个火红的年代，尽管阿莫素面朝天，不知修饰自己容貌的不足，还是有男生招惹她。当然这男生也不是令人瞩目的一类，否则也轮不到阿莫，但是被阿莫不冷不热地对待后，仍然有些震惊，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似乎是阿莫不识抬举了，于是编派出一些有关阿莫的谣言在同学中散布起来。譬如说阿莫平胸，两只胸罩里其实是空空如也的。这倒也是事实，但里面没有以次充好的企图，在选择胸罩之类的问题上，阿莫也一惯地懵懂，似是而非地买来就穿了。阿莫不明白这样的秘密是如何被该男生发现的，想一想，似乎有一次两人看过一场电影，在电影院里，男生的手曾经伸进自己衣服里探索过，再仔细回想一下，阿莫脑筋的长度就到头了。

于是就不想了。

阿莫不知道，许多自己不想的事，已经将自己置于了凶险的境地，让自己成为了被耻笑的对象。渐渐地，就再也没有情事光顾阿莫了。

那个时候，男欢女爱已经在大学里蔚然成风，阿莫和黄郁明却因着各自的原因，被阻击在了风尚的外围。要命的是，这两个人在学业上也都表现平平，甚至阿莫还是属于比较差的，于是，更是理所应当成为了边缘人，无人问津，自生自灭似的。不同的是，阿莫似乎是没有感受到过风尚的存在，她被动，消极；而黄郁明，则是企图积极地主动进入，却因了手段的问题被驱逐的。所以黄郁明要比阿莫痛苦。痛苦的黄郁明倒是关注过和自己境况相仿佛的阿莫，但是看着阿莫若无其事地平来淡去，心里竟产生些愤懑——凭什么她可以这样怡然自得？抑或她是痴呆着的！这么一想，黄郁明倒有些体恤阿莫，仿佛自己也得了医治与安慰。

但黄郁明想都没有想过要去亲近阿莫。有太多的理由可以阻止他去这么想，那件卡其色的条绒外套就是一件紧身衣，束缚住他，足以让他缩住手脚，一蹶不振。

两个人真正开始接触，是大学毕业两年后的事了。

毕业后阿莫进入了另一所大学，这是在这所大学里任教的父亲促成的。阿莫被安排在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里工作。她的专业水准不足以使她走上讲台，就坐进了办公室，干起了行政工作。

一千就是两年，阿莫延续着她的懵懂。

接下来学院里的会计小胡调到了文学院，阿莫就接替小胡做起了会计。说起来，会计这份要求条分缕析的工作是十分不适合阿莫来做的。这一点领导也是清楚的，但学院的杨院长与前会计小胡关系暧昧，已经影响到账目的清白，于是小胡的继任者反而倒需要阿莫这么